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

彈指懺

卷一

麻念台 著

一

歸鴻亭恍恍惚惚地，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離開臺北信義路上的那家西餐廳的。他只覺得結完帳摸摸口袋，還賸下最後的一張千元大鈔。餐廳的玻璃門淺淺的映著他不高且瘦削的身軀，略顯憂鬱的臉龐很不相襯的配上一頭蓬鬆亂髮，連他自己都覺得老氣。

推開玻璃門出來，眼前整條原本熟悉的馬路上仍舊車水馬龍，往來行人摩肩接踵，似乎所有大人小孩都在爲今晚的耶誕夜準備狂歡，他很奇怪台灣這些年來始終籠罩在全民狂熱於政治分邊，藍統綠獨互相唇槍舌戰，偶爾還擦槍走火演出全武行，媒體則挖出一堆高官貪瀆內幕，動輒幾十萬人遊行集會，造成經濟發展落後，社會問題叢生，經常都看到電視報導活不下去全家上吊或燒炭自殺的新聞；但是此刻，眼前的人來人往卻又出奇的一副繁榮昇平模樣。歸鴻亭嚥了一下口水，耳蝸一陣嗡然，整個街道莫名其妙靜得只賸下婉婷剛才最後對他說的那段話：「你還是另外找一個好女孩，我連自己這關都過不了……」

那一關過不了？歸鴻亭拉鬆了一下西裝領帶，長長的吁了口氣，感覺一陣使他鬱悶而椎心的絞痛就像有一把無形利刃穿過胸膛，讓他猛然直不起腰，但是他還是記得等一下的重要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約會，那是他連婉婷都從沒透露過隻字片語的天大計劃，此刻他心底徬徨著，該丟下朋友的事倒頭去找婉婷，還是先把承諾朋友的事先完成；忍著一股要把滿腹剛才喫的東西全嘔出來的無力感，他告訴自己現在必須撐下去。

站在餐廳門口無意識看著車來人往，十二月底的午後頗有一點涼意。歸鴻亭突然想拉扯一下被風吹亂的頭髮；快四十了，這兩三年白頭髮愈來愈多，心想：認識婉婷就是這兩三年罷，爲了她改變了一輩子的人生規劃，從以前一個人喜歡讀書、聽音樂，假期就到處旅遊的單身漢生活，變得希望和她共組家庭，企盼白頭偕老。想想年輕時那裡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觀念，而當他見到婉婷，從第一眼就認定自己尋尋覓覓，始終摸不清的愛情原來就像辛棄疾的那句「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的境界那般令他這個單身漢豁然發現人生原來還有如此美好的一面；於是省吃儉用，立意爲她花錢買一幢漂亮的房子，知道她被朋友鼓吹投資股市失利賠錢，願意設法替她還債。他只是一家小貿易公司的業務經理，卻苦得暗中規定自己每天只能花一百塊錢，節省所有的開銷來完成兩人建立家庭的夢想。

要不是歸鴻亭從小就無父無母，在育幼院長大，再半工半讀唸完大學，誰能在現代的臺北都會區靠每天一百塊過活？整整兩年多，恨不得三頭六臂一個人當三個用才好不容易東挪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西湊付掉了幾百萬房子的頭期到交屋款，以及裝潢、傢俱費用，最後還差要替婉婷還債的幾十萬，上個星期在支票到期當天牙關一咬，把自己在商場上做生意必需要有的交通工具——一部代步了三年左右的日產汽車毫不心疼的開到二手車商處賤賣了。被錢追著跑的這些個日子真是不好過，正想這樣可以暫時喘一口氣，沒車開就騎摩托車跑客戶罷，雖然可能沒面子些，儘量不去應酬就是，以後只賸每個月的銀行貸款，應該就沒有那麼累了。

把賣掉車子的錢存進銀行，軋過付給婉婷還債的支票，很快的行動電話就傳來她發的短訊：「謝謝你，真的。」歸鴻亭想，真的是「短訊」。與她交往這些年，她不常主動打電話來，一整年也難得收到她的隻字片語，只有在收到錢之後，她倒必定都會發一則道謝的短訊，而他就會因此心中快樂許久許久，沒有甚麼事像能幫助自己心愛的人解決困難那麼令人高興的。

「叭——叭——」歸鴻亭被一串汽車喇叭聲喚回現實。一個滿頭亂髮像是幾個月沒洗頭的傢伙從一部破舊沾滿了灰塵，看來也像幾個月沒清洗的廂型車駕駛座使勁把腦袋探向右邊來，隔著車窗拉開嗓門大吼，就像平日歸鴻亭聽慣的朗爽帶勁聲調，「烏龜大老爺，戀愛談得快樂罷，怎麼好像魂都被收走了？嘿嘿嘿！」

歸鴻亭感覺自己是用無神的兩眼望向這個亂髮一堆，卻滿臉秀氣看來像個大男孩的尤敬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強。其實他也四十出頭了，看不出卻是留美的華裔科學家，擁有物理學、資訊工程學雙料博士學位，歸鴻亭喜歡他開朗的個性，兩人幾乎無話不談，所以這個在他眼中小節不拘的白面書生，稍微瞭解他和婉婷之間的點點滴滴，唯一不太高興的，尤敬強總是有意無意地對他說，「現在都會年輕女孩子都很現實，小心被騙。」

歸鴻亭先用力眨了眨眼睛，讓自己清醒一點，看了看腕錶，決定先陪朋友做完該做的事，默默從外打開右側拉門，馬上有一雙深邃得令他不想迎視的目光從車內逼來，那可是他們這次偉大計劃的財神爺張能天，歸鴻亭奇怪他今天怎麼沒讓司機開賓士車送。張能天揮了揮手算打了招呼，輕描淡寫說道，「路上塞車，我們遲到半小時，真對不起，趕快上車罷。」然後他拍拍駕駛座椅背，「小尤，開車。」

不等歸鴻亭坐穩，老爺車就起步插入車陣裡，尤敬強頭也不回拍拍擱在右前座的一個大鐵箱道，「剛才和張大哥最後測試了電腦程式，嘿嘿嘿，一切沒問題！」然後，他從中央後視鏡瞥了一眼，「怎麼樣？老烏龜跟漂亮美眉談了些甚麼？」

歸鴻亭仍然沒吭聲。在他眼裡，婉婷該是屬於漂亮但另外充滿莫名奇特吸引力的範疇的女孩，最重要的是他喜歡她無形散發的恬靜氣質，似乎是生活在不食人間煙火的世界裡，才會使他這個過去一向自栩面對「恐龍」會彬彬有禮，面對「美女」會不卑不亢，面對「不美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不醜」會沉著冷靜的魯男子一頭就迷上她，讓一直感情生活一片空白的心靈突然不能置信瞬息間塗抹上太多五顏六色使他乍地目眩神搖遺失了自我罷。

本來他根本不敢想能有這次和婉婷的聚會，所以早半個月前就討論好今晚要進行這個偉大的計劃；就在賣掉車子解決完最後一張替她還債支票的第二天，婉婷來電話約他喫飯，特別還選擇了在他們三年前訂情的耶誕節，不用瞧日曆就曉得撞期，不過她強調的是喫午飯，因爲晚上還有事情。歸鴻亭心想：還好，如果約的是晚上，他一定會很沒義氣的放這兩個朋友鴿子。

不是基督教徒的歸鴻亭從不時興過耶誕節，直到三年前，他與美麗迷人的婉婷在一家叫「浪漫一生」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西餐廳約會聊天，從喫晚飯談到凌晨天快亮，雙方不知道是不是邱比特的箭同時射進兩人心房，戀愛的感覺使歸鴻亭突然發現人世間原來這麼美好，每天沒見到她就全身不對勁，一見到她就洋溢著溫馨幸福的暖意。以後的每個耶誕夜，歸鴻亭都很期待，不是爲了紀念耶穌基督，是爲了慶祝與婉婷的訂情日。

算算快一年了，歸鴻亭很興奮能獲得這次令他雀躍期待的約會。想想兩人爲了他前一陣臨時湊不足錢來幫她解決債務，婉婷就避不見面好多天，然後疏離至今，這段日子打電話去經常回答不在家，冰凍了近一年的感情，他以爲終於因爲自己的努力有了融解的希望，所以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明知道婉婷約的日子正是他與張能天、尤敬強最重要計劃實施的節骨眼，歸鴻亭找到他們兩人，死纏爛打的改變原定三人約好一起作最終測試的行程，放他去赴約，讓他們去實驗室完成最後作業，然後再開車到餐廳門口接他。那時歸鴻亭只是心中自忖：反正我只是他們的助手，又不是我要去那撈什子的未來……可是，現在一起坐在車裡，他總覺得自己像做錯事的孩子，抬不起頭的感覺。

這一次的約會，婉婷仍如往常遲到了一個多小時。歸鴻亭坐在餐廳角落，看客人進進出出，目光一點也不敢離開餐廳正門，整個空間裡正好響起他最喜歡的莎拉．布萊曼歌聲，那天籟的感覺籠罩著他的聽覺，是那首《So Many Things》，「在我們曾分享的世界裡，許多事情我忘記了」，在兩人交往的日子裡，他倒是從沒忘卻與她相處的大小瑣事，她是否也是呢？還是如歌曲裡的忘掉了呢？直到婉婷身穿鵝黃色套裝的身影出現，他才舒緩一口氣，注意到她腳上蹬著的是去年一起逛士林夜市買來送她的黑色尖頭高跟鞋。

婉婷輕盈的坐下來，面對她姣好美麗的臉龐，永遠讓及肩長髮在尾梢飄染了淡淡的黃褐色，幾束瀏海輕掠過額頭，微微翹起的小鼻樑和嬌小圓潤的嘴唇，總是那麼相配，可是，歸鴻亭完全看不出她心裡想些甚麼；幾年相處下來，愈接觸她竟覺愈搞不清楚這美麗女孩的心思，他總覺得她不太表露心裡的話，不像歸鴻亭對婉婷是掏心掏肺無話不談，生怕沒把自己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心坎裡的所有底細向她交待清楚。這時歸鴻亭只有靜靜的點了兩份海陸大餐，他知道她喜歡在有格調有氣氛的餐館裡用餐，綜合生菜沙拉、脆皮海鮮濃湯、炸明蝦和牛小排，一道道端上來，歸鴻亭邊喫邊欣賞她秀麗端莊的模樣。

她永遠都給人注重品味的印象，散發出來的氣質就是牢牢吸引他的原因，明亮的大眼睛似一泓潭水，晃盪著盈盈波影，襯著潔白如玉的肌膚，歸鴻亭幾乎忘神。最後，甜點的巧克力蛋糕與一小杯卡布其諾咖啡上桌，只聽到她天生甜嫩帶點嬌柔的嗓音，卻是那句令他無比心碎的話語，然後她撥通了手機，低聲交談了幾句，掛線之後告訴他等一下要去替姐姐公司處理一點帳目的事情，有會計師來接她去加班，果然立即看到一位瞧來有把年歲的老先生進到餐廳櫃檯旁向她招招手，婉婷淺淺的瞥了他一眼，輕聲說再見就起身離開了他的視野，和那位前來的老人消失在方才他望穿秋水的餐廳門口。這頓飯他等的時間多過喫的時間。

歸鴻亭啞然瞪大了眼，莎拉．布萊曼的美聲正再次流洩著那句「僅有一件事使我迷惑，那是妳嗎？那是我嗎？」是的，剛才講那絕情話語的是婉婷嗎？聽著的人是他嗎？歌聲輕柔持續著，「如此多問題未曾答覆，或許那就是妳神秘的部份？」漫長三年的戀愛，以爲有一頓詩情畫意的午餐約會，似乎這就是永恒的尾聲了？他不相信婉婷會說出那樣絕情的話，因爲他永遠不會忘記她曾經對他說過，「不要輕言別離」，他相信那句由她看來年輕單純的小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嘴輕吐那樣令他感動震撼的話語。是的，不要輕言別離。他牢牢信守這句兩人互信的誓言，努力賺錢，有能力時每個月挪三萬塊給她零用，買房屋登記在她名下，她喜歡的傢俱不管再昂貴他全毫不考慮訂購，先預支薪水也要買下來。對歸鴻亭來說，當了一輩子孤兒，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不就是找到一位能相愛相守一生的對象，然後結婚生子，永遠不會羨慕別人的榮華富貴、功成名就，但是，怎麼現在一切說變就變了？

廂型車拐進建國高架道路，朝向北方急駛，不尋常的靜默使尤敬強頻頻從後視鏡打量著他。歸鴻亭避開他詢問的目光，望向旁座的張能天，卻是雙目微閉，一逕打坐入定的模樣。看他跟自己一樣，也不到四十，卻有了雄性禿，反而使得微微無毛的腦門顯得天庭飽滿，加上濃密雙眉、高聳鼻線，歸鴻亭覺得他年輕沒掉髮時一定是個翩翩濁世佳公子。

他暫時忘卻心中洶湧難受的感覺，思緒轉向一年多前在基隆港務局參加動力小船駕駛執照術科實測的時刻。那天天氣晴朗，他一早到港務局碼頭，看著一艘五十多呎的考照用船，黑黑舊舊笨重無比的停泊在岸邊，應試的總有百來人，加上陪考的、看熱鬧的，把碼頭旁的空地擠得十分熱鬧。這時主考官順序叫號，輪流登船，考的是離岸靠岸，應試者必需把船開離碼頭，在港內繞一個小圈，再同方向停回原處。開出去倒簡單，靠回來可大不容易，只見每個手忙腳亂的新手不是直挺挺船頭就朝碼頭撞得一聲脆響，就是好不容易把船四十五度漂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亮切近岸邊卻又漂啊漂的離開好遠泊不到岸。

歸鴻亭心頭咕噥著，要不是自己從小喜愛飼養水族，這幾年突然迷上了養殖海水魚和軟體珊瑚，進而開始玩起潛水，愈玩就愈對海洋興起無限狂熱的探索志趣，正好看到政府準備開放遊艇牌照的訊息，想到臺灣這個海洋國家，過去由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的鬥爭，剝奪了所有在這個島嶼上生長的人民親炙海洋的機會，難得現在要解禁了，就興致勃勃報名小船駕訓班，幾個禮拜上了一堆海洋概論、船舶簡介、救生滅火等等課程以後，在海洋大學附近叫做八尺門的小港裡，一艘年久失修的游艇上依照教練交代後退打幾圈、前進轉幾圈，船就動了起來，看起來簡簡單單，可是等自己站上駕駛檯握著船舵，就發現絕不像開車那麼容易；汽車開進死巷轉不出來，頂多停下來再想辦法，倒不進車庫多試幾回總能搞定，開船可真恐怖，不要說開動，就算只是停著不動，風吹了會漂，水流著會跑，又沒有煞車，弄得沒經驗的新手駕駛心驚膽跳。

歸鴻亭看著大部份的應試者都把船開得歪歪扭扭，被主考官轟下船來，覺得心中一陣緊張，就被叫到號碼。從碼頭跨過船舷時，看到一個身形修長穿著藏青色西裝的中年人，前額寬廣但卻有雙似女人家的丹鳳眼，站在一旁注視著每個上下的應試者，歸鴻亭感覺他那對眼睛望過來時特別炯亮有神，讓人乍看有點潛意識的懾服感。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他很快忽略了這個給他奇妙感受的男子，聚精會神操控著船舵及加油桿，腦海不再受到任何外來事物影響，憑著感覺去掌握船體與海水的接觸；眼神從駕駛艙看出去的視野，完全不同在岸上想像的角度，他就靠著學過的少許經驗，嘗試穩健的轉動船舵，讓船隻靜靜離岸，然後迴旋一個橢圓形的圈子，直到右側船舷再次輕貼回碼頭邊的整排防撞輪胎，聽到岸上響起一陣掌聲，歸鴻亭知道自己過關了。

從船上跳回陸地，他馬上又感覺到剛才那對眼睛望向自己，這次卻是十分熱情親切的目光，伴著濃濃的笑意，竟是朝著他說話。「朋友，你船開得很好，相信讓你開一艘好船，會是很不錯的搭配。」

歸鴻亭就是這樣認識了張能天，以及站在他身後足足矮了一個頭，所以一直沒被注意到的尤敬強。

「喂，歸兄，」這次尤敬強講話正經多了，歸鴻亭發現車子已經奔馳在往北的高速公路上。「你不要緊罷，是跟女朋友吵架了？」

歸鴻亭仍然沒有說話。冬日午後的陽光突然被一片烏雲遮住了，他心中頓然又是一陣悸動。吵架？他連怎麼開口問她爲什麼要分手的原因都還沒想好，就這樣結束了好不容易盼來的約會，是他那裡沒做好令她不滿意了？還是她嫌棄他甚麼地方了？他和婉婷其實是從沒吵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過架的，他立過誓要好好呵護這段感情，認爲男女愛情就如初春將融的薄冰易碎易裂，曾經不只一次告訴婉婷，不要以爲鬥鬥嘴、賭賭氣沒什麼了不起，那都是在累積感情破裂的導火線，有問題用溝通來代替爭吵，所以只要婉婷發小姐脾氣，他總是儘量遷就，設法逗她開心，小心翼翼渡過每一次的暗潮，而每回雨過天青，歸鴻亭都想到婉婷媽媽曾叮嚀過的一句話，「我們家婉婷甚麼都好，就是有一股牛脾氣。」他很喜歡婉婷媽媽，當然最大原因是她十分贊同他們兩人的交往，雖然她平常總是在家喫齋唸佛，很少有機會相處，還有她那臺灣中部一帶的閩南腔與臺北人很不相同，但是對歸鴻亭最大的意義，就是生了如此嬌柔可愛、氣質高雅的女兒。

「嘿嘿，烏龜兄，你已經很久沒有講過一句話了。」尤敬強顯然已經失去耐性，「吐些龜言龜語，不要讓我們嚇壞罷！」

歸鴻亭早已習慣了尤敬強口無遮攔但絕無心眼的個性。想想自己也太窩囊，現在三個人馬上就要進行一項絕對是劃時代的計劃，成功了就一塊去再接他們一塊回臺北，失敗了以後就再也見不著這兩個一年來經常相處，已經發展出極爲投機與默契的摯友了，怎麼被自己的私事弄得現在才出發就氣氛怪怪的？於是他打起精神，裝作不在乎的神情說道，「沒甚麼大事，只是從今以後，我應該又恢復一個人的生活了。」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認識你一年，你不是從來就是一個人過活？」尤敬強繼續開車，顧著看路頭也不回的說話，「不是我講話氣你，你爲她賣命，我冷眼旁觀，烏龜兒，你只是自以爲有個老婆，她可能並不是這樣想，我真不知道你是被甚麼迷了心竅。」

「小尤，你不要亂說！」歸鴻亭馬上就脫口反駁，「你不要小鼻子又小眼睛的，她真的願意嫁給我的，只是我現在實力不夠，還得努力提供她更好的生活，而她絕對不是那種愛慕虛榮現實心態的人。」他想，尤敬強這小子，整天就窩在汐止的破屋子裡，那些電腦程式就是他的老婆，他懂甚麼愛情！可是，歸鴻亭說完突然感到連自己都真的有點迷惘。剛認識婉婷的頭一年，兩人如膠似漆，她不嫌他們年齡差了十多歲，那段時日他下了班天天見面，一起晚餐，然後開車送她回家，他喜歡一手握著方向盤，另一手緊緊握著她的手，感覺整個世界盡在這盈盈一握之中，她的溫婉可愛是尤敬強從沒見到，所以才會羨慕亂批評罷；可是，可是這一年多，他爲了她努力工作賺錢，爲什麼得到的是無言分手這樣的下場？

「歸兄，」尤敬強已經把車沿著「東北角國家風景區」的指標開下了高速公路，轉往瑞芳的省道，「我們總是好朋友了，一年來從沒看見你們約會過，偶爾聽你提起去她家見她，回來也沒一次好心情的。這本來不干我小尤的事，可是看你這樣，自己去照照鏡子，一臉如喪考妣似的蒼白，唉……」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尤敬強的話似乎給歸鴻亭一下重擊。這一年總共去她家幾次？兩次罷！第一次是他試著打電話給婉婷，她告訴他家裡的電腦和印表機被小弟搬去送女朋友了，如果方便能不能弄一套？雖然歸鴻亭知道她平常很少使用電腦，只要她開口他就會去想辦法，那時又要湊錢繳房屋裝潢費，還要軋付給她還債的支票，手頭實在極緊，於是先把汽車開去當鋪質押了一點錢，下了班晚餐都顧不得喫，跑到光華商場買了機器，至於作業系統和相關軟體，沒那麼多錢就搞張大補帖，跟著店家的載貨車一起送到士林她家，爲了省錢從八點多鐘開始自己組裝硬體與驅動程式，拷貝各種必備軟體，直到測試完成印表機功能，一個人忙到三點多，累得精疲力盡，想想天也快亮了，就在客廳坐一下打個盹，準備搭第一班捷運回公司，說不定還能趁機小瞇一下然後上班，婉婷卻出來說道，「你不會搭計程車回去？不然車錢我幫你出。」歸鴻亭已經苦到每天只花一百塊過活，怎麼捨得花錢坐計程車？訕訕摸黑出來，就從士林慢慢安步當車走回忠孝東路公司，天色大亮也讓他病倒好幾天；第二次卻是婉婷打來，告訴他媽媽被車撞傷住進了新光醫院，他馬上向公司請假趕去探視，並且與態度惡劣的肇事者談判責任歸屬的問題，婉婷媽媽住院一週，不管公司工作再忙再累他也必定每晚攜帶水果固定前去稍作陪伴，出院那天，他下了班趕到士林她家，婉婷卻說，「爲什麼來以前不先連絡？我現在要出去不能陪你。」看她穿得漂漂亮亮逕自走了，她的媽媽和姐姐都用一種很憐憫又不便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說話的神情看著他，那種如坐針氈的壓力使他趕快告辭出來，事後婉婷告訴他爲了母親車禍官司的事找了市議員出面協調賠償問題，那天是市議員的兩位助理請她參加幫議員競選連任的募款餐會，不知道爲甚麼，那時她還告訴他，「我不是沒人追，那兩個助理還爲了我互相嗆聲呢！」這奇怪的話令他錯愕好一陣子。

「歸兄，」尤敬強又叫著他，「你老大不小了，不要像十幾二十啷噹歲的小伙子，喫了香蕉皮失戀就想鬧自殺罷！」

「我？自殺？」歸鴻亭茫然了。活那麼大歲數，過去碰上再困難的生涯逆境都很自豪能挺起胸膛面對，一點也不會喪氣退縮，始終用積極的人生觀面對命運的挑戰，從沒自殺的傻念頭，可是這次婉婷的突如其來要求分手，讓他還來不及思考該怎麼樣想，只覺心裡空無所有，像靈魂都離他而去的虛浮，一時之間沒有了人生目標、生存意義與自己加諸自己的責任，這是不是就是想自殺的前兆？「我不知道。」

「開玩笑，」尤敬強邊開車邊快速回頭瞥他一眼，不以爲然的說，「我隨口講講，你還當真去想翹辮子啊？」

歸鴻亭果然還真在想，「我沒有她了，活著跟死掉沒兩樣了……」

「喂喂，你別想偏了，人生除了美女，還有許多值得你留戀的東西咧。」尤敬強說得緊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張兮兮起來，「至少你還有我們這些朋友會關心你啊。」

「小尤，」張能天這時插話進來，歸鴻亭見他兩眼睜開精光一斂，卻是一派藹然神情說道，「人生就是有喜有悲，他們兩人有緣無緣現在誰也不能逆料，男女朋友總會有段磨合期，旁人也無從置喙。你讓他心裡靜一靜，他會自己想通的；感情的事任何局外人是無法瞭解的，該去爭取的就用一切力量去爭取，爭取不到該撒手時也只有撒手，說不定我們回程時，他就想通了，也想開了，就會豁然開朗了。」

歸鴻亭聽了這些話，也知道自己不該在現在把大家的情緒搞得愁雲慘霧似的，趕忙開口說道，「兩位放心，我今天送別你們，就待在船上等，不見不散！」這時的瑞八公路往海邊方向的車輛很多，想是許多人趁著耶誕假期都想到海邊逛逛，車陣一直走走停停。瑞八公路與一條河流平行，河畔雖然雜草叢生，也能偶見一二楊柳，冬日裡仍有綠葉低垂搖曳，路旁山坳邊見一個尖頂的小涼亭，藍瓦紅柱份外醒目，歸鴻亭望見幾個人悠閒圍坐亭中，遠方的太陽已經逐漸西移，頓時心有所感隨口哼唱起來，「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這是『送別』！」尤敬強馬上跟著，「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張能天似乎受到兩人的感染，也一起再陪同哼哼唧唧一遍。「這是小時候唱的兒歌，不知道是誰作的。」他摸摸有點禿的頭頂，目光望向車窗外的天際喃喃地說道，「這首歌這個時刻真是我們的寫照。我突然覺得歌詞曲調都非常熟悉，像是一生出來就映像在我腦海中似的……」

「就像是你寫的歌哦。」尤敬強打趣的說。

「不知道，」張能天遲疑了一下，「反正好熟悉。」

「一定是小時候幼稚園唱遊課學過，你忘記了。」尤敬強嘿嘿笑道，「不過，你不是學中國文學的嗎？會不會是唐詩、宋詞或是元曲裡的？」

「不可能，這歌詞裡有些部份頗白話的，保證不是古人的作品。」張能天笑笑，「總不能說一個學歷史的，只要拿出以前唸書時死背編年史呀、斷代史呀的功夫就能知道幾千年來的每個古人罷。」

「或許開始從你小時候有記憶時讀的一年一年回想，說不定就能找出是甚麼時候學過唱這首歌的了。」

張能天暢快的笑了。「讀書那些年最怕背書，現在老了還要我強憶小時候的事，我可不幹。」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不管這是誰寫的歌，」歸鴻亭這時也激起滿腔的熱情，用很肯定的口氣再強調一遍，「今夜我給兩位送別，明晨一定接你們回來！」他剛認識這兩個人時，很長一段時間總奇怪他們猶如冰和火，一個經經常常深藏沉默、一個時時刻刻開朗說笑、兩種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却偏偏鴛鴦扭扭湊在一塊，後來大伙混熟了卻發現深不可測的也會滔滔不絕，嬉鬧豪爽的也會若有所思，不過唯一完全相同的，一旦心血來潮一起拼起酒來誰也不讓誰，不到爛醉如泥絕對不停杯則是滴酒不沾的歸鴻亭甘敗下風的。這時終於要爲這兩個朋友送行，他等這一天很久了，卻沒想到是在心情最差的時候，還好一路上談談論論，好過一個人鑽牛角尖自艾自怨，總覺得這時幾個男人之間的友誼是很忠貞誠摯的，他絕不會背棄這段人生難得遇到三個人共同要經歷的機緣。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彈指戀》卷一第一章終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